

新 课 标 课 外 阅 读 能 力 提 升 丛 书

NEW CLASS SIGN

谁能注视我一生

SHUI NENG ZHU SHI WO YI SHENG

侯德云 著

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新课标课外阅读能力提升丛书

NEW CLASS SIGN

谁能注视我一生

SHUI NENG ZHU SHI WO YI SHENG

侯德云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谁能注视我一生 / 侯德云著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
华文书局, 2018.2
ISBN 978-7-5699-2229-5

I. ①谁… II. ①侯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1894 号

谁能注视我一生

SHUI NENG ZHUSHI WO YISHENG

著 者 | 侯德云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梁明德 吴 霜

责任编辑 | 周连杰

装帧设计 | 格林文化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馨 敬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0316-3650105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155mm×220mm 1/16 印 张 | 18.25 字 数 | 236 千字

版 次 |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2229-5

定 价 | 4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谁能注视我一生

- 老僧镜澄 /1
二十颗水果糖 /5
老张头的孙女 /8
亲爱的黑嘴鸥 /11
想不想听听我的忧伤 /15
一九六〇年的甜言蜜语 /18
为什么要远远地躲开 /21
大鲤鱼 /25
针尖上的老婶 /28
岳父和裤子 /31
声 音 /34
路 /37
满月酒 /40
想起何美丽 /43
笨 鸡 /47
握 手 /51
青玉米 /55
冬天的葬礼 /58
休假的日子 /61
我的大学 /65
炊 烟 /68

谁能注视我一生

- 村西的桥 /71
- 轻轻地爱你一生 /75
- 泉水的歌唱 /78
- 二姑给过咱一袋面 /81
- 老三的约会 /84
- 谁能让我忘记 /87
- 谁能注视我一生 /90
- 老黄的手腕 /93
- 幸福的猪肘子 /96
- 选 举 /99
- 泼 妇 /102
- 还 钱 /105
- 酱焖猪蹄眉豆丝 /108
- 你要深情地看着我 /112
- 下坡或者上坡 /116
- 桥上的糖饼 /119
- 金黄色的杏 /122
- 吉林的黄豆 /125
- 虫 子 /128
- 水知道 /132
- 黑 妞 /135
- 阳 光 /139
- 蜂窝煤有几个眼儿 /142
- 公 羊 /145
- 海 神 /149
- 怀念少女小红 /152

谁能注视我一生

假 如 /156
旧社会的猪肉炖粉条 /160
开 会 /163
流 星 /167
棉 衣 /171
打喷嚏 /175
诗人和手机 /179
小雨中的花朵 /183
大姐和三妹 /186
给骗子开门 /189
多重间谍 /192
井台上的游戏 /195
酒鬼的爱情 /198
山 桃 /201
解放鞋 /204
谁家丢了一只鸡 /206
玩 笑 /209
雨中的事情 /212
阿根廷赢了 /214
樱桃园 /217
婚姻大事 /220
猫和麻雀 /223
干儿子 /226
失 态 /229
馅 饼 /232
老家拍案惊奇 /235

谁能注视我一生

- 条 例 /238
- 老哥俩和一头骡子 /242
- 爷爷的福气 /245
- 有水的生活 /248
- 小偷的忠告 /251
- 经络问题 /255
- 我们村的大头宝 /259
- 看井人 /263
- 神秘的夫妻 /266
- 白姑娘 /268
- 游 戏 /271
- 石匠的莲花 /274
- 多情的风 /277
- 感性的雨 /280
- 贞节碑 /284

老僧镜澄

清乾隆年间，古城南京小仓山，一面舒缓的山坡上，矗立一座小小的寺院，叫水月庵。

清人袁枚《随园记》，开篇便说小仓山：“金陵（今南京）自北门桥西行二里，得小仓山……登小仓山，诸景隆然上浮，凡江湖之大，云烟之变，非山之所有者，皆山之所有也。”

看官不要以为，凡叫庵，里边都住着尼姑。不是。查查古籍便知，庵的本意，是草房。《释名》曰：“草圆屋谓之庵。”《本草纲目》曰：“庵，草屋也。”

通常，世人确实把女性的修行场所叫庵，却忽视了男性的修行所在也可以叫庵。汪曾祺小说《受戒》里边，有个和尚庙，叫荸荠庵。小仓山上的水月庵，同样也是和尚庙。庵的主持，是个清瘦的老者，叫镜澄。

史料记载，有清一代，国中有很多座水月庵。北京有，南京有；山东肥城、江苏常州、广东潮州，也都有；也有叫水月寺的。

南京水月庵，在众多的同名佛寺中，并无丝毫独特之处。独特的是人，老僧镜澄。

镜澄是个诗僧。

诗僧，或叫文僧，古今多矣。以唐朝为例，史籍留名的，就有皎然、灵澈、贯休、子兰、虚中、可明等百人以上。

镜澄的诗品，不在唐代诗僧之下，可惜，世人极少看到。原因在于，这人有个怪癖，每写完一首诗，便立刻烧掉。

只有两首例外。那两首，是镜澄赠给少年玩伴吴澹川先生的。

老吴在尘世间颇不如意，花甲之年，才混了个秀才的名号，加上妻悍子不孝，一气之下，到小仓山找镜澄来也。

老吴的意思，出家算了。镜澄没说同意，也没说不同意，只是留他住下。意思大概是，你住上一段时间再说。

老吴走进水月庵当日，镜澄赠他一首诗，《留澹川度岁》，道是：

留君且住岂无因，比较僧贫君更贫。

香积尚余三斛米，算来吃得到新春。

诗中的“香积”一词，俗人陌生，佛门中人却是熟得不能再熟。三个意思，一指佛号，二指佛寺，三指僧人的饭食。“斛”字，即便是俗人，也熟得很。容量单位嘛，秦汉时期，十斗为一斛，南宋末年改为五斗一斛。

老吴手握镜澄的诗稿，两眼水渍斑斑，心说，我这和尚兄弟的日子，也过得凄惶，庵里总共还有十五斗米，明年新春之后，吃什么呀？

老吴心里落着老大的不忍，但还是住了下来。镜澄每天上香念经，都算正经事。老吴闲人一个，除了读书散步，便无事可做。闲得发痒呀。一日忽生雅兴，吭哧吭哧，从山中挖出一棵老梅树，又吭哧吭哧，移栽到水月庵的佛殿之前。

镜澄在一边观望，面带微笑，却是无话。不久移步僧舍，再露面时，手中多了一纸诗稿。

老吴接过诗稿，见标题跟以前所赠一模一样，内容却毫无关联，道是：

新栽梅树傍檐斜，待到春来便着花。

老衲不妨陪一醉，为君沽酒典袈裟。

当晚，镜澄和老吴，都喝得大醉。许许多多的少年往事，让他们一件件一桩桩摆满僧舍。本来就逼仄不堪的所在，变得更加拥堵。

看官也许有疑问：和尚可以喝酒？

作者替镜澄答话：和尚怎么就不可以喝酒？

此事何必认真，古今酒肉和尚，多矣，多多矣。

早春二月，老吴终于耐不住寂寞，某日午后，独自下山，舒肝舒肺地游了一回随园。随园跟水月庵相距不远，就在小仓山下。

随园是乾隆年间大诗人、大文论家袁枚的私宅。这位先生有顽童心态，家中四面不设围墙，且在门上亲笔一副对联，道是：

放鹤去寻山鸟客，

任人来看四时花。

随园景致之美，早已名闻遐迩。每逢佳日，园内游人如织。老吴俗人一枚，岂有不至之理？

说起袁枚这人，算得上清代最著名的怪人和达人之一。原本也走过仕途，二十四岁中进士，先在翰林院任事，后外放江南，历任溧水、江浦、沭阳、江宁（今南京）知县。三十三岁辞官，购置隋氏废园，改名“随园”，筑室定居，做了将近五十年的闲云野鹤，人称“随园先生”。

老吴何其幸运，不仅领略了一方好景致，还与随园先生不期而遇，且交谈甚欢。

黄昏时分，老吴怀抱一坛老酒，健步返回水月庵。镜澄正在僧舍打坐，方方正正的跏趺坐。

老吴站着跟镜澄说话，满脸喜色，告诉镜澄，随园先生，夸他的诗好。

什么诗？《留澹川度岁二首》嘛。这诗，老吴几乎每天都要摇头晃脑吟诵一番。

老吴模仿随园先生的行状，点头，说一个好；再点头，又一个好；三点头，又又一个好。

老吴口中啧啧有声：“一连三个好啊。”

随园先生喜欢镜澄的诗，不奇怪。先生有话：“诗者，人之性情也。性情之外无诗。”镜澄的诗，正是以性情动人。

谁知镜澄听了老吴的话，只是嘴角稍稍一动，随后闭上眼睛，口中喃喃，不再搭理老吴。

老吴陪着几分小心说道：“要不，明天我陪你下山，拜访随园先生？”

镜澄慢慢睁开眼睛，吐一口气：“老僧出家四十余年，不曾踏入随园半步。”

老吴心说，人家随园先生，名闻天下的诗坛伯乐，平日喜称人善，有“广大教化主”之誉，可谓“当代龙门”。你镜澄拜访一下，等于跳了龙门，岂有不去之理？

镜澄似乎看透了老吴的心事，缓缓说道：“和尚自作诗，不求先生知也。先生自爱和尚诗，非爱和尚也。”

当晚，明月铺地，水月庵内，一树梅枝之下，洒出两坨瘦长的身影，默默对饮。树是老吴亲手栽下的那棵，此时花开正茂。有夜行人在月下感叹，眼前这小小僧院，咋就这么香。

镜澄当夜只饮酒，不作诗。

某年某月，随园先生闻知老僧镜澄之执拗，呵呵一笑，说：“和尚不必来，不必不来。”

二十颗水果糖

我喜欢在黄昏时分，沿着一条弯曲的小路，在夏天的田野上随意游荡。这是我整个身心都特别放松的时刻，是我一天当中最好的休息。

我的朋友们都知道，两年以前，我在城郊的一个小村庄里，租了三间农舍安心写作；但他们并不知道，在此期间，我曾经跟村里一个面容娇好的少女，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。现在我想说说这件事，说说那位与众不同的少女，是怎样轻轻拨动了心灵的琴弦。

那个黄昏与别的黄昏没有什么不同。我信步走出农舍，沿着太阳河西岸的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，一直向北，穿过杨树林，穿过苹果园，穿过茂盛的玉米地，走到了一座红砖厂。我知道，我已经走出很远了。这是我散步时从来没有到达过的地方。我不喜欢这样的地方。在我看来，这个不起眼的红砖厂，跟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一样，都是地球身上的疤痕。我正想离开这里，却被一声清脆的喊叫挽留住了。我看见一个满脸通红的女孩子向我跑了过来。

女孩子跑到我身边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叔叔，你要买砖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，我只是随便转转。”

我看见女孩子突然睁大了眼睛。她说：“叔叔，怎么是你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你认识我？”

她笑了。她笑着说：“你是作家！”

我说：“那么，你是谁呢？”

通过交谈，我知道了，她是邻居家的女孩子，小名叫菱子，就住在我的房后。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我在村子里住了那么久，竟然没有见过她。菱子说，她经常看见我在村子里走来走去，只是从来没有认真地看她一眼。是这样吗？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菱子还告诉我，过了暑假，她就要到县城读重点高中了。可惜，她的家境不是很富裕，学费到现在还没有凑齐。不得已，她只好到红砖厂当搬运工，计件工资，搬一块砖能挣一分钱。

说到这里，菱子把双手朝我面前一扬，说：“叔叔你看！”

我看见了。我看见她的两只小手上布满了红色的斑点，像玫瑰的花瓣一样。小时候，我在老家的海滩上挖沙蚕，双手也曾经被磨成这个样子。

我的心情渐渐地沉重下来。我说：“你的学费，还差多少呢？”

菱子说：“还差五百元。”

我说：“现在离开学，还有多少天呢？”

菱子说：“二十天。”

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。二十天的时间，她要用自己的一双小手一分钱一分钱搬出五百元来，谈何容易。这样的工作量，让我这个握惯了笔杆子的成年人去做，也未必能吃得消，何况是一个花蕾般的少女。

我望着天边的最后一抹晚霞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

菱子说：“叔叔，你怎么啦？”

我摇了摇头说：“天快黑了，不会有人来买砖了，咱们回家吧。”

我和菱子是沿着大路回家的。大路比小路要远得多。路上，我把自己打算帮助她的想法说了，却遭到了她的拒绝。

菱子说：“叔叔，我不能要你的钱，我自己能挣。”

菱子说：“叔叔，人生还长着呢，我必须学会自己挣钱才行。”

这是一个很要强的女孩子，我怎么好勉强她呢？

到了村口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村头的向阳杂货店亮着耀眼的灯光。看着这耀眼的灯光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扭头对菱子说：“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好吗？我买点东西就出来。”

出了杂货店，我把两副线手套和二十颗水果糖交给了菱子。

我说：“菱子，这是我送给你的一点小礼物，你一定要收下。”

菱子用力点了点头。

我继续说：“菱子，水果糖你每天吃一颗。我想让你记住，对你来说，这是一段苦中有甜的日子。”

菱子再一次用力点了点头。

两年后的今天，我收到了菱子的一封来信，信中提到了我曾经送给她的二十颗水果糖。

菱子说：“叔叔，从那时起，我过的每一天，都很甜很甜。”

老张头的孙女

几年前的一个秋天，高中女生王小可走进了县城的一家敬老院。班里的团支部号召同学们到社会上搞献爱心活动，她歪着脑袋想了想，就拎起书包到这里来了。

走进院子，王小可一眼看见了老张头。她看见老张头坐在花坛边上，脸色铁青，心想，这个老爷爷肯定很需要爱心，于是就走到他面前说：“爷爷，你在干吗？”

老张头看了王小可一眼，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：“小丫头，别捣乱！”

王小可一下子愣住了。她咬了咬自己的嘴唇，眼睛突然一亮，对老张头说：“爷爷，有人欺负我，你管不管？”

老张头把身子扭过来，正对着王小可，说：“谁欺负你，你告诉我。”

王小可笑了。她笑眯眯地说：“昨天我去修理自行车，修自行车的叔叔多要了我两块钱。”

老张头站了起来，气哼哼地说：“他怎么能这样，欺负一个小丫头算什么本事？走，咱找他去！”

王小可一动没动，她笑着说：“我跟他讲理，他又把钱还给我了。”

老张头愣了一会儿，也笑了。他说：“你这个小丫头，真是调皮。”

接着两个人都坐到花坛边上，亲亲热热地交谈起来。

老张头对王小可说：“跟我住在一个屋里的老李头，经常欺负我，你

管不管？”

王小可瞪起眼睛问：“他是怎么欺负你的？”

老张头说，老李头有个儿子，有时来看他父亲，带一些好吃的东西。还说老李头喜欢谈论他的儿子，真让人受不了。

老张头最后下了结论：“老李头明明知道我没有儿女，却天天跟我谈论他的儿子，他这是欺负我！”

王小可流下了眼泪。她流着眼泪对老张头说：“爷爷，你不要难过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孙女，我会经常来看你的。”

几天以后，王小可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一兜子水果，蹦蹦跳跳钻进了老张头的屋子。老张头高兴得每一根胡子都抖动起来。他掰下一根香蕉递给同屋的老李头，自豪地说：“你吃吧，这是我孙女给我买的。”

那一天，老张头拉着王小可的手走遍了敬老院的每一个角落，他对见到的每一个人说：“这是我孙女，她是来看我的。”

敬老院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到吃惊。大家都说：“老张头没儿没女，却冒出一个水灵灵的孙女，真是奇怪。”

从此以后，王小可经常去看望老张头，他们有时会为某件事争吵起来。

老张头说：“我不吃你的水果。你把钱攒起来，买学习用品。”

王小可说：“你不吃，我就把它们丢到垃圾箱里去。”

诸如此类的事情有很多，有时老张头做出让步，有时王小可做出让步。当王小可做出让步的时候，老张头会自豪地对老李头说：“小孩子嘛，就得严加管教才行！”

老张头经常跟老李头谈论王小可。老李头呢，却再也不跟老张头谈论自己的儿子了。

老张头笑嘻嘻地对王小可说：“老李头再也不敢欺负我啦。”

有时王小可在什么地方受了委屈，就会跑到老张头那里去发发牢骚。老张头听完，总是气得满脸通红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指着窗外的某个地方破口大骂。

王小可是我的高中同学，那时候，我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；后来，我们又一起到同一所大学里读书。

大学毕业的那年秋天，在东山公园的一条长椅上，王小可依偎着我的肩膀，说起了老张头的故事。她说了很久很久，就像几天以前，她跟我说起她的父母一样。

王小可搂着我的脖子说：“你说，我爷爷是不是一个老小孩儿？”

我笑了，轻轻地握了握她的手。

王小可又说：“哪天，我领你去看看爷爷。他要是不同意咱俩的事，我就跟他吵！”

听王小可这样说，我才知道，虽然她是我的女朋友，以后还很可能成为我的妻子，但不管怎样，她都永远是老张头的孙女。

我很羡慕老张头，他竟然有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孙女。